楓嶽解話 八

崔冲

崔奭

楓巖輯話卷之八

德行 家法

崔文憲公冲字浩然海州人本州吏溫之子也有二子常戒之曰士以勢力進鮮克有終以文行達乃爾有慶吾幸以文行顯誓以清愼終于世乃作訓子孫文傳之中葉不謹失其本有二詩其一曰家世無長物惟傳至寶藏文章爲錦繡德行是珪璋今日相分付他年莫散忘好支廊廟用世世益興昌 補閑集

崔譽肅公奭東州人太師俊邕之後也擢茅壯元爲平章事其子文肅公惟清留守南都日有二子在輦

崔婁伯

黃致身 守身

下公以詩訓之曰家傳淸白無餘物只有經書萬卷存恣汝分將勤讀閱立身行道使君尊因自注曰君尊則國理國理則家安家安則身安身安則餘無所求 補閑集

高麗崔翰林婁伯年十三喪其父尚翥親自負土營塚壙守廬三年尚翥夢與詩曰披荊到孝子廬多情感淚無窮負土日加塚上知音淸風明月 秋江冷話

黃胡安公致身烈成公守身皆翼成公喜之子也翼成待子弟甚嚴罕言笑一日胡安兄弟同在別閤雨雪驟下咫尺不通兩相謀入內舍度不得便利則胡安

成石璘

謂烈成曰汝負兄可也烈成方負且行翼成見之曰當此之時汝若投兄於地則共殆矣烈成便投胡安於雪中衣巾盡汚翼成怡怡然開笑而相喜曰今日得大人一笑爲幸大矣 鯸鯖瑣語

獨谷成文景公石璘昌寧人文靖公汝完之子也年六十慈氏年近八耋病革瞑目不言者數日藥餌無效公焚香祈禱哀籲幾絶俄而慈氏曰是何聲也侍者驚喜曰祈禱也慈氏曰天遣人賜几杖曰有子至誠如此可扶而起病尋愈人皆嘆文景孝誠之篤 筆苑雜記

許稠

敬菴許文敬公稠字仲通河陽人守法剛正人不敢干以私每遇父母忌必服母夫人手縫幼年所衣碧色小團領流涕以致齋子孫有過必告祠堂而撻之公兄周以判漢城府事致仕公每政府合坐鷄鳴而必詣之詣必屛騶從于洞口下車步入判府亦知公必至每夜正衣冠張燈設坐身倚床以待公之至至必設小酌公徐問曰今日府中有某事何以處之判府曰以某之意理當如此公喜而退曰人樂有賢父兄此之謂也 青坡劇談

許周

許文敬公稠之兄曰周仕宦至判書有家法祀事一

從朱文公禮子弟有過必告廟罰之嘗病不能躬行
祀事使文敬公攝之少變改舊例判書公聞之曰支
子於宗家擅變舊例是無宗子也怒而不見且使閽
者拒之文敬惶懼曉往其門坐到日晏不得通夕又
往又到夜深如是者累日方許接見家法之嚴盖如
此其弟曰倜蔭補官位至二品嘗爲司憲府持平
世廟晩年頗作奉佛之事欲於僧寺親祭忌辰公論
諫不納卽率吏隷破撃支供以沮其行遂亾匿俟
上怒霽乃出稠之子曰三宰詡死於癸酉詡之子曰
修撰慥死於丙子其子孫徒黨禁錮令不顯府尹誠

金孝誠

成耼壽

倜之子也能文章善彈琵琶退居豊村野常騎牛蓑衣蒻笠以釣魚為樂南秋江常評曰誠奇士也為人磊落不覊恬於勢利有許氏風烈云 圃樵雜錄

金孝襄公孝誠荘襄公南秀之子也荘襄與妻吉氏異居孝襄年四五歲有奴抱立棗樹下忽有雙鳩來集孝襄曰瞻彼雙鳩雌雄並行吾父母各在東西何也仍泣下奴異之告吉氏亦泣鄉閭皆異之 筆苑雜記

成處士耼壽字眉叟成靜齋耼年字耳叟皆仁齋熺之子而文肅公石瑢之曾孫也俱以文雅著名兄弟

俞孝通

姊妹十餘人父母亾三年之喪畢會兄弟分財眉叟見物之有色者則曰與某奴之有實者則曰給某其破碎羸劣者則曰此父母之意也我其爲之以妹李庭堅之妻無家又欲以本宅與之諸弟固諫曰父母家舍傳之長子眉叟曰均是父母之子我不可獨有家也即出所有綿布爲庭堅買家之資一門之內人無間言 青坡劇談

俞大司諫孝通字行源杞溪人有子娶於皇甫政丞仁世俗娶妻其豪富者必以珍寶盛之函擔以先導爲禮物多者至於三四函俞子亦以二函爲禮物皇

甫相夫人促函八對客開之皆書冊也滿座愕然後皇甫氏謂俞曰婚夕之函何用書冊俞曰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婚夕之函何以不用書冊乎 青坡劇談

鄭麟趾

鄭文成公麟趾字伯睢河東人贇成芝行五世孫也幼年喪父侍寡母貧居文才早就容貌玉如也常居外舍讀書至夜艾隣垣家有處子容色絶艶蟬聯茂族也鑽隙偷眼見河東 鄭公美年少讀誦琅琅心慕之夜踰垣而来欲逼之河東正色拒之處子欲發羞以彰之河東知其難拒因說之曰明日當告于母親

慶延

金宗直

以冨百年之歡今若一不勝情於子爲失身婦於吾心不快莫如姑濡忍兩家成禮處子喜甚成約而去河東翌日告毋遷僦他屋終賣其庄而絶之處子傷懷而殞 於于埜譚

佔畢齋金文簡公宗直字季昷善山人江湖散人淑滋之子也文章學行爲一世儒宗遭親喪居廬三年上食哭泣之時行路無不泣下洪裕孫曰誠能感人信不虛矣 秋江冷話

慶南溪延字大有清州人貞烈公復興之後也冬月父病嘗欲食魚膾延鑿氷置網不得魚泣曰古人叩

安應世

氷而得魚今吾置網而不得耶赤脫巾襪立氷穴經一夜始得魚父又欲食辛甘菜延泣而菜忽生歸而食其父父病愈及父歿居廬三年同鄉有楊水尺三兄弟所行不類聞慶徵君事親有道棄其舊染親喪居廬三年三人同居盡得歡心相自戒曰幸有不類之行慶生負聞之不亦愧乎 秋江冷話

安應世字子挺非義之食未嘗一接於口曰不義之財止於補家其醜猶可說也不義之食補五臟父母遺體尤不可慢也子挺薦新之前蔬果之屬未嘗入口 秋江冷話

鄭汝昌

鄭誠謹

一蠧鄭文献公汝昌字自勗河東人入智異山三年不出明五經其父六乙施愛之難死國是時自勗年少丧居無闕性端重平生不飮酒醴不茹葷菜不食牛馬肉外為常談内惺惺也 師友名行錄

鄭一蠧少時嗜酒一日與友人痛飮醉倒廣野經宿而返母夫人責曰爾父旣沒未亡人所賴者惟爾也令爾如此吾誰賴乎先生深自刻厲酒醴更不接口 圃樵雜錄

鄭承旨誠謹字而信晋州人恭戴公陟之子也燕山朝以忠孝遘禍子舟臣梅臣及梅臣之子元麟元麟

之子孝成俱以孝行旌門凡四世而旌表者六古未甞有也世謂鄭家爲孝門李安訥詩曰一門忠孝六旌閭是也 芝峯類說

近世名卿以友愛見稱者惟安相國玹李相國浚慶兩家而已安相以敬爲主於兄判書瑋事之如嚴父乘則下馬坐則必趨拜李相以愛爲主於其兄判書潤慶友之如親朋坐則接膝卧則連枕言笑甭汝爲戲兩相家風不同而皆爲一世之所欽慕然潤慶之卒李相制服悲痛終始如一安相之卒瑋弔哭無異平人似負相公平生之厚瑋以此未免識者之譏 松

車軾

車軾號頤齋松都人其母在松都患帶下之症積歲藥不效時軾以直講差 恭靖王園寢典祀官爲其松都不遠將因之歸覲也軾至 園寢別致誠意沐浴蠲潔凡粢盛饌品無不躬自監涖禮既畢歸卧齋房假寐有宮人傳呼曰 殿下將引見軾整衣冠而進有一袞衣王者御殿閣軾拜伏階下 王若曰向者饗祀多不恪又不潔予不歆之今爾盡誠禮予用嘉之予聞爾家有憂將錫爾良藥軾拜稽而退遽然而覺心異之歸向松都中路見一大鵬攫大魚盤于

李陽元

中天又有一大鵰爭搏墮之軾令馬卒取之即鰻鱧魚此魚即治帶下之茅一藥也軾大喜歸以奉諸母自此病即愈至誠感神移忠於孝誠可嘉也 於于楚諱

鷺渚李相國陽元字伯春完山人嘗為平安監司當出巡謂夫人曰此地練光亭景致絶勝宜與庶尹内室一往見之而旣到名亭則妓樂不可無又謂其妾曰汝亦陪往相公畢巡還營聞夫人與庶尹之内同會妾獨稱病不往心疑之詰問于家人審知妾於是日自擇善琴歌之妓獨娛於别所相國即召而責之

曰汝之不往必嫵於衆中為夫人侍者而屈禮於庶尹内室也且夫人張樂而汝何敢别做一會也長此不已必亂吾家即放出其家 公私聞見錄

李正厚基全義人淸江濟臣之孫而吏曹叅判行進副提學行遇之大人也兩子俱顯于朝而管束之無異奴隷常時禁近杯酌一日某宰佩壷来副提學家與之飲正聞之使奴招副學至則捽髮而入將杖臀某宰欲乞寢踵副學而至閽者入告某宰乗軺至門矣正大䍧曰吾子違吾言故吾杖之某宰獨無父乎某宰大駭不敢入從外還去先輩之嚴束子孫如此

南以雄

朴遾

市北南政丞以雄字敵萬宜寧人忠簡公智之後也有孫娶於李同知茂林家新婦將謁公姑而服飾甚奢南公不受其禮使改服以見南公世業素饒有富厚稱而其能遵法制嚴束子孫如此

朴判書遾字尚之密陽人贊成說之玄孫也兒時約婚于某處未聘而處女得危疾復生有言其兩目因疾失明者時朴公父不在世伯氏監司遴告于慈闈欲改求他婚朴公曰病盲天也非其罪也盲妻猶可同居人無信不立不可改也伯氏奇其言而許之及

合卺目實不盲盖爲讎家反間也

道學

高麗文士皆以詩騷爲業惟圃隱始倡性理之學至我 朝權陽村近梅軒遇兄弟能明經學又能於文陽村定四書五經口訣又作淺見錄入學圖說等書羽翼之功不少其後任函丈者黃鉉尹祥金鉤金末金泮鉉之學無聞祥最精而稍知作文鉤與末皆精而末則未免於固滯常時議論不相上下爭之不已學業者亦兩備焉又其次者有孔頫鄭自英丘從直俞希益而頫滑稽能談至於作文雖尺牘之微不能

措一辭嘗受人簡牘不知裁答金順命適在傍見之依所言而答之辭語甚稱傾嘆曰子學出於我子善用而我不能用眞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也自英非徒知五經亦能博涉經史近有盧自亨李文興等數人久在學官云 慵齋叢話

高麗名儒最著者崔文憲公 冲 字浩然海州人安文成公 裕 字 號晦軒順興人白上黨 頤正 藍浦人大司成文節之子也安晦軒門人辛德齋 蕆 靈山人晦軒門人權文正公 溥 字濟萬號菊齋安東人夢菴㫜之子誠齋韙之孫也晦軒門人禹祭酒 倬 字倬甫

丹陽人朴恥菴 忠佐 字子華咸陽人白上黨門人李
文忠公 齊賢 字仲思號益齋慶州人東菴瑱之子也
上黨門人李文孝公 穀 字仲父號稼亭韓山人上黨
門人李文忠公 仁復 字克禮號樵隱星州人敬元公
褒之子文烈公兆年之孫也上黨門人白淡菴 文寶
字和父上黨門人恭愍時爲國子掌教李密直 彰路
齊賢之子也李文靖公 穡 字頴叔號牧隱穀之子也
鄭文忠公 夢周 字達可號圃隱延日人襲明之後也
朴文正公 尚衷 字誠夫羅州人李牧隱門人金惕若
齋 九容 字敬之安東人忠烈公方慶之四世孫也李

陶隱崇仁字子安星州人稼亭元具之子也牧隱門人朴貞齋宜中字子虛密陽人牧隱門人李石灘存吾字順卿慶州人鄭圃隱門人吉冶隱再字再父海平人圃隱門人

我朝治經學者亦多權文忠公近字可遠號陽村溥之曾孫也牧隱門人權梅軒遇字慮甫近之弟也圃隱門人李司藝陽明字　圃隱門人趙文貞公庸字　眞寶人金司藝叔滋字子培號江湖散人善山人吉冶隱門人崔烔村德之字　全州人文成公珦之後也尹別洞祥字實夫以醴泉郡吏登第

官至賛成黃大司成鉉字　平海人金判書鈎字
直之牙山人金松亭泮字詞源江西人在國子四十
年金文長公末字　號　義城人鄭知事自英
字　世祖朝爲國子師儒四十年金文簡公宗
直字季昷號佔畢齋淑滋之子也林葛谷守謙字益
之平澤人金梅月堂時習字悅卿江陵人尹別洞門
人李栗亭寬義字義之廣州人金文敬公宏弼字大
猷號寒暄堂瑞興人金佔畢門人鄭文獻公汝昌字
伯勗號一蠹河東人朱溪君深源字伯淵號默齋孝
寧大君曾孫也金寒暄門人趙文正公光祖字孝直

號靜菴漢陽人良節公温之四世孫也寒暄門人金

文敬公安國字國卿號慕齋義城人寒暄門人金思

齋正國字國弼安國之弟也鄭新堂鵬字雲程海州

人寒暄門人柳西峯藕字養清晋州人寒暄門人尹

左尹倬字明仲坡平人朱溪君門人金文簡公淨字

元冲號冲菴慶州人金大司成湜字老泉清風人成

聽松守琛字仲玉昌寧人思肅公世純之子桑谷石

因之五世孫也趙靜菴門人鄭正郎浣字新之延日

人趙龍門昱字景陽平壤人靜菴門人金河西麟厚

字厚之蔚州人靜菴門人柳文節公希春字仁仲號

眉菴善山人金慕齋門人鄭秋巒 之雲 字靜而慶州

人柳西崖門人朴松堂 英 字子實密陽人金思齋門

人李履素齋 仲虎 字風后完山人西崖門人成東州

悌元 字子敬昌寧人聃年之孫也西崖門人李靜存

齋 湛 字仲久龍仁人西崖門人李文元公 彥迪 字復

古號晦齋黃驪人徐文康公 敬德 字可久號花潭唐

城人李晦齋門人李文純公 滉 字景浩號退溪真寶

人道高德成為世儒宗曹文貞公 植 字揵中號南冥

昌寧人朱溪君門人沈逸齋 鎬 字景基青松人鈍菴

光彥之子也靜菴門人成大谷 運 字健叔昌寧人松

菴世俊之子也洪恥齋仁祐字應吉南陽人韓石峯

脩字永叔清州人襄節公確之四世孫也林葛川薰

字仲成恩津人梁鼓巖子澂字仲明濟州人金河西

門人李一齋恒字恒之星州人朴松堂門人朴龍巖

雲字澤之密陽人松堂門人金真樂堂就成字成之

善山人金惕菴謹恭字敬叔江陵人徐孤青起字待

可利川人李永膺至男字端禮延安人閔杏村純字

景初驪興人文順公頔之後也徐花潭門人李土亭

之菡字馨仲韓山人穡之後也朴守菴枝華字君實

旌善人南東岡彥經字時甫宜寧人龜亭在之後也

李退溪門人鄭文穆公逑字道可號寒崗西原人圓
齋樞之後也退溪門人奇文憲公大升字明彦號高
峯幸州人服齋遵之姪也退溪門人趙月川穆字士
敬橫城人退溪門人黃錦溪俊良字仲擧平海人退
溪門人權晦谷春蘭字彦晦安東人退溪門人李文
成公珥字叔獻號栗谷德水人康平公明晨之後也
金東崗宇顒字肅夫義城人七峯希參之子也退溪
門人成文簡公渾字浩源號牛溪守琛之子也張文
康公顯光字德晦號旅軒仁同人鄭寒崗門人鄭守
夢曄字時晦草溪人牛栗門人金沙溪長生字希元

光州人黃崗繼輝之子也栗谷門人

金宏弼

金文敬公 宏弼 受業於佔畢齋居玄風獨行無比手不釋小學人定然後就寢鷄鳴則起入問國家事必曰小學童子何知大義嘗作詩曰業文猶未識天機小學書中悟昨非佔畢批云此乃作聖之根基 師友名行錄

朴英

朴松堂英自少業武目不知書一日得人抵書不能解乃發憤棄職還鄉請學於鄭新堂 鵬 鄭以大學授之曰學問之道在致知格物公宜讀此書松堂唯唯而退捿于冷山僧舍讀之不輟自謂已有所得還謁

趙翼

新堂新堂問冷山之外復有何物松堂不能答鄭曰公之讀此書未精宜更讀之松堂唯唯而退不知所指又熟讀一月反復潛思曰此山之外復有青山寧有他物喜甚以此意白于新堂新堂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格物致知兩件工夫當從切近底用力透得不可遠求高遠松堂服膺用工頗精有自得處 鰲城雜說

朱文公四書註釋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而近世趙浦渚翼强生意見別為註釋必欲立異有若務勝良可駭也 菊堂俳語

黃喜

雅量　嚚局

厖村黃翼成公喜字懼夫長水人　世宗朝爲首相幾三十年喜怒未嘗一見於言而遇僮僕有恩未嘗加以箠楚所幸侍婢與小奴戲謔甚狎公見輒笑嘗語曰奴僕彼亦天民豈合虐使之也嘗獨步園中隣有狂童投石梨方熟零落滿地公大聲呼侍童狂童謂呼僮必拿吾輩去也驚懼皆走匿暗中潛聽之侍童至則曰將柳器來柳器來則曰將梨以與隣生竟無一言李文康公石亨壯元及第直拜正言投謁於公公出綱目通鑑一帙命文康書題目俄而有一惡

黃喜

婢持小饌倚公坐俯視文康仍謂公曰將進酒公徐曰姑安之婢更倚立良久厲聲曰何遲遲也公笑曰進之旣進之則有小童數輩皆藍縷跣足或挽公鬚或踏公衣盡攫其饌而食之且毆公公曰痛矣痛矣小童者皆奴婢之兒也 青坡劇談

黃翼成公喜當 英廟有爲之日制作禮樂論大事決大議日思賛襄而其於家事大小皆不關念一日家婢相鬪喧閙移時一婢至公之前叩楬而訴曰某女人與我相抗所犯如是極爲奸惡公曰汝言是也俄而一婢又來叩楬而訴亦如之公曰汝言是也公

申叔舟

之侄某在公之傍愠色而進曰甚矣叔氏之矇朧也
公曰汝之所言亦是也讀書不輟終無分辨歸一之
語 松窩雜說

保閑堂申文忠公叔舟字泛翁高靈人巖軒檣之子
也天順庚辰以元帥北征深入虜境虜乘夜来攻營
中喧呼叔舟堅卧不動召幕僚口占云虜中霜落塞
垣寒鐵騎縱横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星斗
正闌干将士見其安閑賴以不擾史氏曰叔舟非能
不動其所為出於矯情鎮物乃其動處也 芝峯類說

正統癸亥将通日本而書狀官再三遞易以申文忠

公叔舟擬差時叔舟久病新起　世宗引見教曰聞爾病羸可去耶對曰臣病良已安敢辭及至其國求詩者坌集操筆立就詩與字畫俱美衆皆嘆服玆前使卞仲良之回還也刷還本國被虜男女自對馬島發舡未及泊岸颶風忽大作舟幾覆刷人中有婦懷孕舟人皆曰孕婦本道所忌可投以穰之叔舟堅不可曰殺人以求活吾不忍也翼巽簸之俄而風靜舟行

東閣雜記

高峯常台鼎有友金某茅與鄭河東麟趾宅隔墻焉高尋金距門限呼僮曰某来報汝主速出見也童出

尹子雲

曰主方進食姑少待之高大拜曰汝主人乎何以曰
進食必進糞也何客来而不出也小頃有老大人自
内顛倒而出諦視之則乃河東府院君也高不勝慚
惶俯伏謝罪曰某以為友人金茅而無禮至此罪當
萬死公笑曰落地皆兄弟誰非友也引與入内設酌
大飲而罷 青坡劇談

尹文憲公子雲字之堅茂松人文度公淮之孫桐軒
紹宗之曾孫也為咸鏡道體察使至安邊聞李施愛
殺節度使康孝文乃徒所在響應公倍道至咸興是
夕賊又作亂殺監司申㴻尋移兵抵公所排闥露刃

環庭者如墻公整衣冠端坐言笑自若賊惧而退嘯聚之徒恣行肯臆公在圍中者七日處之泰然迄不動心賊悔悟或有周旋左右爲公地者卒全身而還
筆苑雜記

警齋河文孝公演字淵亮晋州人元正公楫之曾孫也嘗按慶尚道南政丞智爲亞使公甚器重不以僚佐待之嘗行至晋州文孝歎山川雲物之勝公晋州人也南公改容曰山水雖勝而品官甚悪文孝大笑人服其雅量後二公同升爲相筆苑雜記

金文敬公安國性無表襮至誠愛人初與金安老甚

切及安老作事不滿人意公每規責之安老知公之諒直亦不之怒及當國公兄弟首還朝安老持被詣公家宿公聯枕語規切甚至思齋正國旁臥蹋其足使勿語公不知曰汝未睡耶莫掎我股思齋縮不更止及敗誅公謂思齋曰安老之奸人誰不知吾兄弟旣與之交厚愼無言其惡也每以食物饋其家人以爲難巴人識小錄

尚友堂許忠貞公琮字宗卿陽川人梅叟愭之曾孫埜堂錦之四世孫也自少沉毅嘗於行路中未嘗目左右凝然若沉思者或至迷道嘗結同儕讀書偷兒

夜入其室盡將衣屨去諸伴莫不懊恨公獨怡然不以爲意取筆書壁上曰旣奪我衣兮宜吾鞋之莫偸旣奪衣又奪鞋兮窃爲盜先生不取也識者始服其量及釋褐調軍器直長適有日食公上疏論時事語多批鱗 上趣召內閣摘疏中語佯加威怒以試之曰予無十旬不返以緬代蟻之失爾何以比予於夏康梁武 命力士捽下以圓杖杖之傍侍股栗 上又取匣劒橫膝上令曰見吾劒拔盡匣卽行斬遂徐徐拔出霜刃照人閃閃拔垂盡力士方挾斧鑽目其劒以待之公猶不變對隨問無錯 上還納劒匣中

丁玉亨

鄭光弼

曰真壯士也自是大奇之終至大拜 龍泉談寂記

丁恭安公玉亨字嘉仲羅州人月軒壽崗之子也為直學時於路中逢一使酒者謂執鞚者寄搏己曳其髮批頰無數其丘雖見曳而猶不釋鞚丁公隨其鞚者見曳而或東或西良久終不怒使酒者力疲乃解去五六步復来拜於馬前曰大人當作政丞云公竟唯唯不問 鯸鯖瑣語

鄭文翼公光弼字士勛東萊人翼惠公蘭宗之子也

中廟朝金安老用事公謫嶺南李相荇擇之亦謫關西安老貽書二公曰觀朝廷意必不相貸莫如早

自決也擇之放飲成疾而卒公嘆曰朝廷以老臣有罪朝夕誅殛則當伏國典以一礪百可也況死生有命彼焉能殺我哉略不動意及安老敗呂公還朝洛中僮僕持朝報倍道而往中夜至謫所足重口燥僵臥不能言子弟惶恐探囊中消息則乃吉語也即白之公曰然乎雷鼻酣寢明朝見其書 圃樵雜錄

鄭雲汀光弼有一同贅生見其婦姑之出隨其轎後東扶西擧高拜檢餙至下轎而至後日雲汀亦隨行任其傾側寂無一語既下轎姑氏責其不如某公亦無愠色但唯唯而已古語曰大賢若愚公近之矣寄

張世豪

柳忠寬

齋雜記

晦齋李贇成復古彦廸素清苦丁未間江界安置適值寒冱衣裳單薄將不能堪張同知世豪使燕京還中途遇之語人曰斯人雖得罪朝廷罪止流竄是豈使之凍死也遂脫狐裘贈之公受而不辭其時誅斬追逐者皆罹涉 宗廟親戚故舊莫敢相問猶恐禍及張公乃武官又無昔日之分而能行古人所難行之事宜復古之受而不辭以成其義也 圃樵雜錄

柳司諫忠寬高興人英密公清臣之後也判書申公濟之甥也新婚不多日柳判書辰仝弱冠時訪忠寬

論

于判書家方營室堀土成坎黃汚實其中辰仝使氣多膂力一揖之後不交一言抱持忠寬投之黃汚中舉家大駭之忠寬不變色出坎而笑辰仝握手稱謝曰真吾友也遂為莫逆之交 於于楚諱

明廟朝大司憲趙公士秀與沈相國連源同入經筵趙公啓曰領相沈連源營造妾家極其宏侈至施丹雘極為未便沈相拜謝曰趙士秀之言正中臣失明廟慰喻及其退出沈相笑謂趙公曰微公之言吾過益重矣還家盡洗其丹雘時論韙之

宣廟御經筵領相盧公守愼與修撰金公誠一入侍金公啓曰

領相盧守愼受人貂皮長衣宣意盧守愼有如此事耶盧相避席俟罪曰金誠一之言是矣臣母老而多病每於冬節不能耐寒果求貂裘於族人邊帥處以給老母矣　宣廟兩美曰大臣臺諫俱得體面予甚嘉焉盧相素與金公相切自此益加敬重此乃　祖宗朝美事故記之 竹窓閑話

完平李相國元翼初入臺閣以簠簋不飭彈尹海原斗壽後因公事往謁海原海原無幾微見於色留與語曰貪族之行婚遭喪者皆責具於我爲副其須凡有饋遺不得不領留臺啓之發理所當然吾何介念

李貴

酬酢良久適有鄉族書乞婚需尹公即命侍婢曰曩日譯官某所餉疋段爾其取來侍婢入而復出曰本無是物矣尹公笑曰婦人輩以公在座欲諱之耳促令取出全封畀之略不動色李公服其偉量終身敬重焉（公私聞見錄）

甲子李适之叛　仁祖使延平府院君李貴往檢江灘把守公至則守卒已潰賊渡臨津官軍敗報至京張谿谷時長玉堂與司諫吳䎘入對請行軍律　上知非公失誤不允谿谷與延平之子延陽時白為同門友情若兄弟而不以私有所低仰延平戒延陽曰

失誤軍機法當誅張某之請以按律乃其職也汝輩愼勿仇之常招使相面延陽兄弟不敢違往來如故焉公私聞見錄

金叅贊壽賢字廷叟豊山人叅判揚震之曾孫也性寬緩不苟崇禎壬申爲該曹叅判遣　仁穆大妃國喪各司例造白布帽以分而期促工少未及畢造吏以金公必不罪我也以其造者盡納于左僚及下官之喜撻者金公獨以紙帽成服笑謂同僚曰柔善者奚罪

仁廟朝有儒生疏斥三公曰廟堂謨猷如劉孫草笠

尹領相昉笑曰劉孫草笠猶成形體吾輩於時事做樣且不得時稱以長者之言蓋劉孫乃草笠工之以手拙著名故凡器物之麁粗僅成者東俗輙曰劉孫草笠云

李相國浣武宰鷄林府院君守一之子也相國少時侍鷄林語曰武官某為娼役親自掛籬子不欲之為伍矣鷄林曰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汝父少時亦有是事耳相國不敢復言其推恕戒飭之言真有長者之風也

素閑堂柳孝靖公廷亮字子龍全州人全陽永慶之

孫也有器量才幹嘗納伶官孫某女爲妾而非其願
也鄭公致和時居臺職論劾之柳公子叅判淰與鄭
公相遇輙避不見一日鄭公往拜柳公柳公命叅判
出見屢促而後始出柳公戒之曰吾實犯科鄭公論
之當矣鄭門不以私怨中人故視我無異於昔吾何
有憾自今日往來如舊勿以介意叅判不敢違遂相
友如初人服柳公爲長者鄭相益加敬事焉公私聞
見錄

朴掌令啓榮於丁丑下城後見清陰金公尚憲歸鄉
不仕以不韙之目彈論而後清陰之孫壽興長地部

金佐明

朴臺之子信圭為郎官意金公不欲相對托病不出金公曰於私義雖不相交豈以吾家私讐廢朝家棟用之人乎勸之出仕仍與同事

光海朝倖門大開後宮用事人家奴婢之叛主投入者相續東陽尉申公翊聖奴崔奇男有能詩名自號龜巖為一時文人所賞譽一朝反其主而投屬辛貽媛房 仁廟反正後奇男還謁本主申公申公曰使奴叛其主者當時君上之過也是以失國豈可追責於一賤隸乎待奇男無幾微色

金忠肅公佐明字子正清風人己卯名人湜之後而

文貞公埥之子也嘗與諸僚赴殿最之坐杯盘並進而在金公前饌品絶異盖畏其剛嚴也金公見而不安重杖掌饌之吏史氏曰金公不以待已特殊爲喜宜有令名

申平川　在牛川治茅江岸起樓山頂又置亭其間爲往来休憇之所有書生過之大署楣間曰半山亭平川見之欣然曰名之甚當命刻板揭之子守曰彼以剽竊辱我耳平川曰汝以王荆公爲何人以吾爲何人吾之擬荆公亦太僭矣輙揭之

智慮

黄衛 舖

黃壯武公衛義昌人贊成裳之五世孫也有田舍在江華燕尾亭嘗植松數千株人問曰公已垂老何用多種爲公曰後世當自知之及壬辰年倡義使金千鎰全羅兵使崔遠入保江都凡舟楫營楯器械皆辦于此用之不盡者丁酉楊經理將挾 上就江都府官斫取爲行宮峙備及菴廬至是人乃服公先有所識云 巴人識小錄

慶基殿在全州城內即 太祖影幀奉安之所也金慕齋安國爲全羅監司適當重創之日別建數間房舍於大門外稍遠之地 仁祖癸亥後元政丞斗杓

以請　社功臣為方伯見影殿齋郎招妓伴宿於別
堂撤其舍仍夷其地其後年少齋郎離家作客不勝
寥寂而留妓無處或於齋室潛引伴宿兩公處事孰
得孰失必有辨之者 公私聞見錄

李判書淇字子洞完山人椈之孫也為户判時任叅
判義伯為户曹郎官有清将來索琺品倭釰李公使
任督市人覔納屢日始得一釰以進則李公受而蔵
之私室又令更進一口市人大以為怨任亦疑駭妄
加醜詆於衆會之處而然不敢違更得一口而大不
及於前者李公命遺清将清将猶喜而受之未幾清

帝求寶釼甚急李公始以前日所藏者出給仍笑曰郞官今猶辱我乎盖先料其必有淸帝之求而藏之在官府或爲吏輩所換仍留私室以待也其料事揣情非凡人所及 閑居漫錄

後瘳堂金公蓋國字景進淸風人 仁祖朝爲户判時有進銀中朝事金公敬其事不委下僚親自監封有箕貟一人在傍瞰金公轉眄之時探取一塊即起趨出有若便旋者潛置他所而還入舊座人無知之者獨金公覺之而佯若不知即命罷坐曰疝病欲發不可久坐命置其銀於一房使其箕貟守之待明朝

開衙以封箕貟自念銀不準数咎將歸渠不得已以所窃者還置其中翌日監封数無欠縮後十餘日金公不彰其罪以徵事遞其任人莫不服其雅量 公私聞見録

丙子前金判書時讓獨能知胡寇之必來其時胡差多於春秋出來戶曹主管接待一日金公之侄素以戶佐來言明日胡差欲出漢江洗馬將以該曹持帳幕供具先出待候矣金公曰汝須出待於三田渡胡差必不往漢江矣佐郎殊未信而重違叔父言翌朝出待三田渡俄而胡差果馳到大驚曰何以知我到

許積

此佐郎答曰此亦同是漢江故出待矣胡差即託以馳馬馳十餘里至南漢城底而罷還後問金公以何以知之金公曰胡人有志於我國已久假託洗馬而欲知近京保障地形勢耳聞者嘆服 梅隱雜識

今上 戊午年間尹鑴居宰臣位建請遣官別祭魯山墓仍擬請追復其位如 皇朝追復景泰皇帝之爲者謀諸薦紳大夫莫不心喜下至士庶人無不以爲然人情大可見矣而首相許 公積獨以爲難兵判金公錫胄問其由許公曰非謂不可但近來東西分黨之後其人敗則必並其言而斥之此論出於尹

希仲字鑴他日西人復秉政則希仲必受禍若與此事而釐改之則其爲傷國體何如也吾心是其論而不爲贊助者以是也 閑居漫錄

識鑑

我 太宗之朝京師也 太宗文皇帝以燕王在藩邸 太宗過謁 文皇帝與言大悅寵遇款至及 太宗還國我朝士夫夫問 太宗曰天下其大定乎時 高皇帝倦勤建文爲太子 太宗曰我觀燕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恢廓大度非久爲藩王者也天下之定未可知也未幾 文皇帝以燕王有天下人

朴錫命

皆服 太宗先見之明 文皇帝登極眷佑我 太
宗異數每語國人曰朕嘗見汝國主真天人也
朴文肅公錫命順天人清厚公可興之子也少時與
恭定王同衾而寢錫命夢見黃龍在其傍顧視之
則 上也由是奇之友益篤及 上即位錫命寵幸
隆極十年爲知申事陞知議政府事兼判六曹事近
代人臣無比爲承旨時 上曰誰人代君任喉舌錫
命曰朝臣無可者惟承樞府都事黃喜真可人也
上遂用之未幾代朴公爲承旨終爲名相世謂朴公
知人 慵齋叢話

趙元紀

趙文節公元紀字理之靜菴叔父也徵時與鄭虛菴希良交希良爲翰林元紀往訪之留之共宿至翌朝名宦達官呼喝塞路而至不可勝記客去希良曰名流訪我者絡踵子之心艶彼耶曰一寒如此抱關猶勝我况彼金馬玉堂士耶曰予無艶彼特朝露也若子者窮四十達四十壽在其中未幾元紀渡漢江舡敗淪水底忽思希良之言曰康節豈欺我哉仍散髮直截水底瞋目行達于彼岸而不覺其陸也路人恠之曰彼手足行者何人遂開目視之已沙平院矣後四十始達官至贊成壽過八十 於于埜譚

鄭光弼

鄭光弼

鄭文翼公光弼有識鑑薦用人必先視其容貌故所擧多至大官黄政丞憲初登第以承文正字詣公邸公款待而饋以食辭去起送之視其背良久還坐子弟問其故公曰此人貌豐而秀必至卿相觀其飲啖必速升而早敗背不及面當無子也黄未幾而登庸纔入政府而削官又無子皆如公言 巳人識小録

鄭文翼公光弼每食以其餘只令鄭維吉鄭芝衍食之而他子弟不得與焉李完城憲國少時以族孫往省方飯二公適不在食訖熟視完城呼侍婢輟而與之完城食而辭退侍婢相目笑曰彼亦有台鼎之相其

鄭芝衍 鄭惟吉

後完城登茅官至左相以忠直受知於 宣廟八十而卒文翼蓋知之也 巳人識小錄

鄭林塘惟吉字吉元光弼之孫也以總角入贅元繼蔡家元與文翼公爲友公囑于元曰須勸讀之不勤撻之可也元依公言勸之不從又欲撻之走歸于公仍不還元嘗問于公曰令則讀書如何公遂答曰惟吉讀書日日不林塘臥房中竊聽之乃應聲對曰祖主藥酒朝朝猛公喜曰君勿慮終當爲大人鄭南峯芝衍即公之嫡曾孫也方林塘之唱榜也南峯年十二公撫其背曰爾無羨也爾亦當爲及茅登吾座也

李自堅

洪天民

其後南峯八相先於林塘 寄齋雜記

柳判書辰仝字叔春晋州人其未冠也喪二親不學日於大達中與人戲角觝人無當者時李判書自堅適過去一見知異日必貴以妹之女妻之後辰仝之射聽習騎射墜馬絶而甦怒折弓矢曰武危事也非君子所宜業乃躍馬而歸學誦經書終捷明經科官至判書世人服自堅之藻鑑 於于埜譚

朴應男柔仲嘗喜讀書大書於壁曰可以十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其使氣如此人皆憚之以為險

洪天民達可與柔仲為莫逆之交洪之妻宋氏從容

姜緒 李元翼 姜緒

隙窓窺曰予常以朴為心交然其終負予者朴也慎之後果為朴所排 於于埜譚

姜承旨緒字 晋州人貞靖公士尚之子也陽狂隱於酒每醉展兩足作謎語一日倒于路側小兒戲曰令公勿路卧恐貫子碎也姜曰代以金可也時方太平李完平元翼況于下僚人未之奇也姜公每見輒曰國家有大亂此人必洒涙而擔當人皆笑之至壬辰乃驗 涪溪記聞

趙承旨仁後金典翰弘敏一時俱有重名金陝川昌一問于姜公緒曰趙何如人也箕踞而答曰我之奴

也金何如人也跪曰我之師也及末年趙失其性處事顛悖然後始服其先見之明 涪溪記聞

言語

鄭三峯道傳李陶隱崇仁權陽村近相與論平生自樂處三峯曰朔雪初飛貂裘駿馬韋黃臂蒼馳獵平蕪此足樂也陶隱曰山房淨室明窓靜几焚香對僧煮茶聯句此足樂也陽村曰白雪滿庭紅日照窓燠室溫堗圍屛擁爐手執一卷大卧其間美人纖手刺繡時復停針燒栗啖之此足樂也鄭李兩公大笑曰子之樂亦足起余也 太平閑話

俞孝通

順平君

俞提學孝通能文章善談詠嘗在集賢殿與諸君論作詩功夫俞曰古人以詩於三上乃可以屬思馬上枕上厠上也余則不然在三中諸君曰何也曰閑中醉中月中也諸君笑曰君之三中果優於三上 筆苑雜記

世宗新設宗學聚宗親讀書順平君年過四十不識一字始讀孝經而學官教開宗明義章第一七字君尚不能讀乃曰僕今老鈍只受開宗二字足矣遂於馬上讀之不輟又謂僕從曰汝亦不忘開宗以備吾窘臨死聚妻子呼訣曰死生至大豈不關心但永離

崔揚善

宗學是大快也 慵齋叢話

術士崔揚善性倨傲好辯自是嘗自言我於庸學淂聖人之微旨一日在 光陵前大言曰朱子註大學頗有誤處 上曰何也崔曰大學經文在親民朱子釋之曰親當作新蓋君人之道在親其民而已何必曰新民乎此朱子不通處 上大笑左右掩口 太平閑話

鄭河東麟趾常曰酒爲老人乳以穀成之宜有益於人吾平生不能飯非酒何以至此徐達城居正李二相坡孫二相舜孝亦以酒代飯人之五臟强弱不同酒

亦別有八安之處是未可知也然能飲酒者畢竟爲酒所勝欲止酒而不得無酒氣則復飲精神內消矣 青坡劇談

尚成安公震字起夫木川人嘗謂子常曰吾死而若請謚則必有行狀矣我行蹟無他可紀若曰公晩好鼓琴徽纆輙彈感君恩一曲以自娛則當矣 鯸鯖瑣語

李知事自堅字子固星州人愛妓待佳期嘗拜江原監司將行妓以一破扇贈之周朞遞來不改他扇畢竟只手破扇竹數箇而已聞者爭笑之李公曰諸君

勿笑此真能中庸之道者也曰何也曰不云淂一善則惓惓服膺而勿失乎聞者絶倒盖扇與善同音也

思齋摭言

權同知弘字士毅安東人文正公溥之後也號能製策未第時凡製策必魁初試殿試重試皆魁一時學文希科第者爭取書之以爲揩範乙亥春權公以别試試官入試闈余與李相符以叅試官同入取擧子策考之皆倣權製製之或有謄寫全篇無增減一字者終日皆是也權公退坐倚案曰昨者滿庭擧子倒我盡書之吾甚憊也李擇之符笑曰擧子非倒公書

鄭澈

之乃仰見公書之何德焉座中大噱 思齋摭言

有尹斯文者善戲談嘗曰黃致身黃保身黃守身錫皷兄弟言兩面廣而中央細也申孟舟申仲舟申叔舟申松舟申末舟尾甕兄弟言上下尖而腰腹大也崔衡崔華崔恒稱鐥兄弟言上尖而下廣也楊汀楊沚楊洞錐子兄弟言上廣而下尖也其後世以趙彥秀趙俊秀趙士秀爲腰皷兄弟亦言兩面廣而中央細也

鄭公芝衍之爲相也鄭松江澈按湖南節辭於鄭相曰目今南徼多聳戎事甚殷某以白面書生宜任方

面之重鄭相曰議者皆以死節許令公以苦節何徃
不可松江笑曰功名富貴相公為之獨以苦士之節
委一鄭澈澈何堪之時以為名言 五山說林
金継輝重晦姜克誠伯實鄭礥景瑞洪天民達可俱
是丙戌生四人為稧克誠家在南門外蓮池邊乗月
而會家甚貧酒肴酸薄天民曰願得一日産一牋之
牛礥曰吾願得不釀自生酒之瓮克誠曰吾願得不
衣不食之美妾一時皆以為三絶継輝有詩曰風流
姜子實謳藉洪達可景瑞亦能此唯我無才者 於于
埜譚

姜士尙

洪曇

姜相國士尙字尙之晋州人立朝三十餘年不冐一出語論時事每曰國家治亂在天非人力也喜飲酒醉後尤不言每對人只以手捫鼻而已士尙拜相之日鄭澈之族侄鄭仁源持酒飲澈曰人生幾許何用自苦願叔父愼勿開口只事捫鼻取相以活我窮族聞者齒冷 石潭日記

洪判書曇字太虛南陽人文僖公彦弼之侄也天性剛果勤於奉公未甞告病甞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余雖不得爲上臣願無失中臣 芝峯類說

李好閔 曺彦亨

李延陵好閔嘗鑷白漢陰李公德馨謂曰公位至崇品復何所望而去白耶延陵曰非有他意也漢法至寬殺人者死白髮好殺人故不得不除漢陰大笑 涪溪記聞

氣節 義氣

曹判校彦亨昌寧人嘗爲端川郡守姜木溪渾爲咸鏡監司曹與姜少時竹馬交旣長亦不衰曹性嫉惡好善不能與世低仰由銓郎至執義屢踣屢起嘗見姜在廢朝燕山時所爲憤疾不置丁卯戊辰間在端川聞姜按節到郡遂治行具戒家人備濁醪一桶日將

幕以紺色直領戌巨履章一奴携酒桶直詣上房外呼曰渾之渾字何在姜聞其聲急起而開門迎謂曰吾在此極有欣慰之色曹就坐未寒暄先曰天寒子可飮乎自取大杯以飮之而無肴曹亦自酌而飮過三巡曹曰子之前日所為狗彘不若僕欲貽書絶交久矣故舊之情猶有戀戀且欲一見大責之後絶之也今已相見矣我當明日去矣更飮一杯又連饋三杯姜低首無所言但垂涕而已明日曹遂棄官而去曹即南冥植大人也其義氣激揚之風蓋有所自云寄齋雜記

朴祥

李㥠胤

朴訥齋祥字昌世忠州人思菴淳之叔父也倜儻有大志己卯歲方爲忠州時靜菴罹北門之禍一時士類無所歸公悉爲經紀故金省洞世弼李陰崖耔李灘叟延慶俱往依之公一日來驪江見金慕齋安國申企齋光漢窮居見州牧安分堂李公希輔乞米百石貸而賙兩公還州亟以舡輸米依數償安分公前輩之於朋友蓋如是也巴人識小錄

陳壯元宇在上庠言時政得失忤金安老以誹謗論死李公㥠胤卽陳同年友也陳之就刑也言於太學曰今日陳壯元死我同年孰能從我餞之皆不應李

獨持壺酒飲陳於市痛哭而別時論韙之浯溪記聞

金河西麟厚與柳眉菴希春友善眉岩竄北河西執別曰君遠謫妻子無所依君之弱子吾當取以爲婿君無念焉柳子景濂不才且年歲與其女不稱而竟取之嘗讀離騷經悵然題詩曰青楓江上未招魂白日何時得照究荷盖水東消息斷夕陽揮淚灑乾坤又訓門人至宋秦檜殺岳飛事掩卷垂淚題詩曰楚辭前歲喟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忠邪那繫我自然相感謾悲吟遂痛飲而罷時丁未戊申年間也東閣雜記

權韐

金命元

權石洲韠死於詩禍而其兄權草樓韐居在西湖有大北一隊舟流於江上過其籬外請與同遊草樓即徃赴焉手攫座客盘中之饌以給童奴曰此漢年幼識迷而能知孝養其母吾以是愛之耳時 大妃幽閉西宮諸人知其諷已怒欲殺之中有緩之者曰既殺其弟又殺其兄後人將謂我輩何如也僅得挽止草楼之尚氣不怵禍如此 公私聞見錄

酒隱金忠翼公命元字應順慶州人千齡之孫萬均之子也少時落魄於花柳間嘗眄一娼娼爲宗室某妾公每夜踰墻相從一日夜爲宗室所縛事甚急公

兄慶元時爲掌令聞知公遭禍即馳到則門閉不能
入掌令大號排門而入曰我乃金慶元也吾弟氣豪
無檢得罪於左右罪固當死但方占式年初試實學
甚精必捷文科左右以義氣聞於一國何忍以一女
子殺一才子耶宗室素豪俠好義即下階迎之曰吾
不料佳秀才有是事也即令解縛置酒酒酣謂曰君
若登今科我當以是妾奉君公果擢甲科三日遊街
之時詣宗室家謝其意宗室遂以其妾歸之其女後
爲靈川尉所眄以罪流義州公方鎖直弘文館遽出
餞于郊爲臺諫所彈公之任放如此 紫海筆談

洪純彥

唐陵君洪純彥　宣廟朝時譯官而有義氣喜施與蓋出乎其類者也年少時隨使臣赴北京夜遊青樓謂主嫗曰願得美娥度此良夜嫗曰此閭有士族家女年纔二八素稱國色而時未經人價高難啚洪曰幣銀多少不須論茅令相見可也主嫗諾而入良久引一丫鬟而出仙姿綽約而縞衣草草洪問曰聞主嫗之言娘子是士族而何故托身於青楼又何以衣白耶女低頭而荅曰妾之父母浙江人因仕宦寓居京師不幸遘厲疾父母一時俱沒又無兄弟一身零丁四顧無依旅櫬在館返葬無計非不知倚市之可

恥而要得例贈之錢以爲喪葬之需誠出於萬萬痛迫而不得已也言畢哽咽泣下洪聞之愍然以爲我若近此女不義也仍問返葬之費當用幾何曰人言備百金則庶乎其足用洪遂出其行中齎来銀子百兩以贈之女下庭叩頭拜謝一行笑洪之仁三十餘年後萬曆甲申芝川黃公廷彧以　宗系卞誣事奉使赴京洪以首譯隨行到皇城外望見朝陽門前帳幕連雲威儀甚盛俄有一人馳来尋問洪判事仍言石侍郎夫人要與相見洪驚惶莫知所以及至帳幕外叓人引入洪俯伏席端不敢仰視夫人曰君不知

我耶昔在通州蒙君高義父母之喪得以返葬感結
在心久愈不忘也盛備酒饌分饋一行洪再拜而退

宗系汚衊 累朝陳奏雖許改正而猶未詳悉至
令行始得快雪會典所載特令謄示仍為勅諭此回
使臣周旋之功而夫人之故侍郎亦宣力云逮竣事
發還之日夫人贈以五色錦段各二十疋洪詣侍郎
宅固辭不受還到鴨綠江忽見臺杠軍隨至乃前送
錦段也洪又辭之領來人曰夫人之命也置諸江上
而去洪不得已具由白使臣領受還家之後見錦段
每疋末端刺成報恩段三字洪譯急人之義可嘉而

夫人之不忘其恩而必報之者如此尤可尚已壬辰倭寇至 車駕西巡時 皇朝論議或請堅守鴨綠以觀其變或云夷狄相攻中國不必救惟兵部尚書石星力言朝鮮不可不救且請先賜軍器火藥尚書對使臣言本國事往往流涕此固出於恤小扶弱之義而亦以夫人之故如此云洪以光國功封唐陵君其孫孝孫癸亥反正錄靖社勳拜肅川府使人以為唐陵種德之報云 菊堂俳語

忠憤

田霖 國朝名將也稟性果敢過於剛忍然清節冠

世傳通經史少時與二三同志上寺讀宋史至秦檜矯詔班師憤忿不能自已持弓矢推窓而出令沙彌脫其所着之巾掛之沙門之上彎弓引滿連貫兩矢還入而坐曰今破檜賊之腦庶可快活矣其忠憤嫉惡因此可見 松窩雜說

清簡

鐵城崔武愍公瑩東州人文肅公惟清之五世孫也少時其父 元直 常戒之曰見金如石瑩嘗以四字書諸紳雖秉國政威行中外而一毫不取於人我 太祖爲侍中嘗占聯云三尺劍頭安社稷一時文士皆未

權近

柳寬

對公遽曰一條鞭未定乾坤人皆歎服公每憤林堅味廉興邦所爲盡誅宗族及臨刑之日乃曰吾平生未嘗造惡業但誅林廉過當耳我若有貪欲之心則墓上生草不然則草不生矣墓在高陽至今禿赭無一把茅俗謂之紅墳也 慵齋叢話

劉文僖公敞嘗過權陽村近欲同去弔友喪坐久陽村辭以未朝食俄聞窗外杵臼聲曰乃家人鑿米供飯也先輩之不憮貧如是文僖每抱孫以戒之 謏聞瑣錄

夏亭柳文簡公寬字敬夫文化人高麗名臣公權之

六世孫也公廉方正雖位極人臣茅屋一間布衣苙鞋淡如也公退之暇教誨不倦摳衣者坌集有來謁頷之而已不問姓名公之茅在興仁門外時閑史局于金輪寺寺在城內公領修史嘗以軟帽杖屨而行不煩輿馬或携童冠嘯咏往還人服其雅量寺今已廢嘗霖雨經月屋漏如麻公手傘庇雨顧夫人曰無傘之家何以能堪夫人曰無傘之家必有備公笑

筆苑雜記

孟文貞公思誠字誠之新昌人清簡端重在相府持大體又性解音律常執一笛日弄三四聲闔門不接

孟思誠

崔致雲

賓客有禀事者令人開門引接夏則坐松陰冬則坐房内蒲茵左右無他物禀事者去旋即闔門禀事者到洞口聞笛聲則知公之必在筆苑雜記

孟文貞公思誠為 世宗朝政丞清潔簡苦不事生産飲食常以祿米一日家以新米飯進止公問曰何處得新米來夫人答曰祿米甚陳久不可食故借於隣家耳公悪曰既受祿當食其祿何事於借戊寅記聞

崔釣隱致雲江陵人從崔政丞潤德討婆豬江野人有功 世宗賜田五結奴婢三十口致雲固辭箋七上 上令大臣議皆曰三十口奴婢不足償其勞宜

韓継禧

強與之許文敬稠曰此人非矯情乃其中心不願宜從其辭以成美名　上從之致雲欣然到家謂其夫人曰今日得請矣夫人曰辭　上之賜無福哉 春坡日月錄

西平韓文靖公繼禧字子順領相尚敬之孫柳巷脩之曾孫西原府院君繼美之弟上黨府院君明澮再從兄也一門冨貴赫然而公獨氷蘗自守家道凉薄朝夕菜糲老而愈礪一日設門會於上黨第一座咸曰西平年紀已高家道艱窘盍思所以處之上黨曰此吾之責也遽呼兒取紙筆來成一券列署諸親在

座之名上叙公清簡之德次述一門不能奉公之失宋言微物不足稱情之意遂以興仁門外皷岩下稻田種十石者獻之公牢讓不受上黨以下且起且拜齊辭共贊勢不中止然後始受之老少咸起舞扶醉夜還可謂一門忠厚之盛矣 寄齋雜記

李翼平公克培字謙甫廣州人忠僖公仁孫之子適村集之曽孫也素有清望其弟克墩以貪婪取譏一日相公造弟克墩家入門見廡下有熟麻新索延掛於短墻之上公却立而問曰此索出於何處克墩不能隱直告曰司僕寺官員有相知者使用洗踏而送来

朴元亨

矣公怒曰司僕之索當繫司僕寺之馬何爲掛於汝之庭乎遂乘軺不顧而去太史公曰 祖宗朝宰相如此。生民安得不富庶倉庫安得不豊盈乎 松窩雜說

晩歗堂朴文憲公元亨字之衢竹山人文匡公全之之五世孫也位至台極淸儉律身教子弟有法其子贇成公安性位未顯時値其生日置酒獻壽政丞受獻歡飮至夜分呼贇成使前口占曰今夜燈前酒數巡汝年三十二青春吾家舊物唯淸白好把相傳無限人門闌盃酒之間無浮浪流蕩之玩而有警責詔

鄭鵬

訓之義亦可爲敎子弟之法也 思齋摭言

趙二相元紀淸白有德嘗在銀臺適新掃理諸公曰此淸嚴之地何物之食而可當此臺之美好也公曰惟食煑茨菰可也一院大笑盖公所嗜食而其質樸可知 鯸鯖瑣語

鄭新堂鵬海州人性淸簡不樂仕宦於朝得除靑松府使赴任卧治成昌山希顔少與相善時爲領相通書問訊仍索栢子淸蜜鄭答書曰栢在高岑頂上蜜在民閭蜂桶爲太守者何由得之昌山愧謝 思齋摭言

鄭鵬

鄭校理鵬善山人(起居任)以清節自牧時柳子光姦貪自恣氣焰傾朝公以表親之故雖不廢問安之禮婢子必以熟索牢結其臂着署而送返則解之欲其覺痛急往急來不使遲留於彼家也公之入直擧家絶食公之夫人求貸於子光家子光欣然謂曰親戚之義在於相恤而校理過於剛愎吾豈忍恝然乎即納米於帒盛醬於缸載之騾子而送之公出直見其玉粒之飯問其所得之處夫人直告之公推案笑而起曰入直之朝買泡滓作粥饋我我知其窘乏而不爲措置是我之失也非家人之過也遂辦得准其所用並與

孔瑞麟

鄭宗榮

本米而還之其固窮不衰如此 松窩雜說

孔大司憲瑞麟字希聖昌原人以清白吏爲 中廟朝名臣墓在龍仁表石前面只書職名夫人配祔旁隅只刻四字曰平生清苦史氏曰此可爲近世浮夸之戒

八溪鄭贊成宗榮字仁吉草溪人弘文公倍傑之後也爲 宣廟朝名臣氷蘖一節終始不變至入於清白之選而其長兵曹行出衢路則有數十小兒列拜於前曰某等乃伐羅司僕也感公之恩謹此來謝如是者數十處鄭公恠之愽問親舊冀知其所以然之故

李時白

有一人語之曰世言公受武人所賂伐羅一坐除其人爲司僕小兒輩必聞此言而嘲侮之耳鄭公反求則其除武人爲司僕也實因其妹氏之請而妹氏謂武人爲夫家孼族故不得不從之後加探問則其妹果受武人之伐羅而稱爲夫族以誑公而實非夫族也伐羅即俗稱鍮鐵也公私聞見錄

李忠翼公時白字敦詩延安人忠定公貴之子也世守清儉一日聞其夫人措置錦綿方席大驚命鋪蒲薦於庭下揖夫人共坐曰此是吾舊時所藉也際會風雲濫升公卿慄慄危凛恐致傾覆豈可以奢靡而

姜栢年

朴安臣

促之哉蒲席猶不安况於錦席乎恨責不已夫人愧謝即毁棄之

雪峯姜文貞公栢年守叔久晋州人竹窓籒之子也淸廉愼修一間茅屋不蔽風雨而惟以文史自娛終不改 公私聞見錄

勁直

孟文貞公思誠爲大司憲朴貞肅公安臣一作信一作身爲持平鞫平壤君趙大臨不啓而考訊之 上大怒載二人于車將戮之於市孟公失色無言朴公意氣安閑略無懼色擧名而呼孟曰汝有志操何今日恇㤼

如是汝不聞車聲之轔轔乎謂羅卒曰汝取尾庀來卒不應公瞋目叱之曰汝若不聽我死之時必先祟汝矣卒畏之遂取尾庀而来公作詩畫而書之曰爾職不供甘守死恐君留殺諫臣名付卒曰速往馳啓卒不得已持呈于闕　上怒乃霽赦而不誅 慵齋叢話

鄭貞節公甲孫東萊人文景公欽之之子也魁偉美鬚髯性不喜治產坐綱席晏如也客至不問有無必設酌其爲大司憲也振起頹綱直言批鱗時河政丞演兼判吏曹崔公府爲亞判一日朝啓啓畢臺諫以

上以次出公進曰河濵崔府毋退因極陳政事之失濵與府俯伏流汗不敢出一言退而見河崔談笑自如無幾微辭色時論偉之 青坡劇談

涵虛亭洪文匡公貴達字兼善缶溪人在 成廟燕山朝以直諫自許多所匡救但與任元濬父子有少時文字交當朱溪斥奸之日文匡時以承旨在經筵上問任士洪邪正文匡以不知對之是以史氏有貶事此爲文匡一大瑕玷也然而觀文集有打圍疏有古直臣風甚不易也由是不容於朝出爲京畿監司京營庫典僕乃廢主嬖妓兄也由是作勢恣行淫

洪彦忠

濫之事文匡抵罪不之宥廢主以此御之及選士大夫處子卜王子嬪文匡第二子彦忠女有姿容廢主聞之將賫納為嬪文匡竟不從廢主命竄于朔北尋賜死 鰲城雜說

洪寓菴彦忠字直卿文匡公貴達之子也年十五始業文早登第歷敭清顯燕山時罹禍謫海島燕山淫虐日久人心已離將有反正之幾家人勸之曰一時知名之人如李希剛 長坤 亦亡命公曷不從此去耶公曰人倫有五而父子一也君臣二也我今已喪父所重者只有君臣之義今若亡命是既無父又無君君

李若氷

命焉可逃耶未幾拿命至公從容就道行至鳥嶺已
反正公聞之涕泣不已　新王即位首擢廢朝被斥
之人如張順孫李長坤輩皆彈冠而起公亦在其列
終不赴召以詩酒自娛不幸早卒廢朝守節之人惟
寓菴而已　鰲城雜說

李樽巖若氷字喜初廣州人文景公克堪曽孫也
中廟朝以韓山郡守上疏請爲　魯山燕山立後且
論嵋之死罪狀未明請示悔悟之意　上頗加嘉納
召領議政尹殷輔等示若氷疏命議之大司憲柳仁
淑大司諫愼居寬等交章論若氷欲爲　魯山燕山

李思鈞

立後歎此邪論媚之罪關係 宗社而至引漢武帝殺戾太子事以望 殿下悔悟至爲悖戾請拿鞫定罪弘文館上劄伸救若永得免焉 柳川劄記

李文剛公思鈞字重卿慶州人蓋齋賢之後也性骯髒不肯與世俯仰不容於己卯士類出補全州府尹及趙靜菴金冲菴等被罪出拜副提學時輩意思鈞必懷憾於彼人而進用也及來不徒不附袞等之論救趙靜菴等甚力正言趙琛擊去之後爲吏判又忤金安老除慶尚監司安老方爲相出餞於興仁門外思鈞聞之由崇禮門而行其倔強如此 松窩雜說

曹南冥植初除丹城其辭職疏並論時政有 慈殿
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沖不過 先王
之一孤嗣天灾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當之等語
明廟以寘婦二字語涉不遜震怒幾欲罪時尚成
安公震爲左相抽出宋史英宗紀出歐陽脩告慈聖
太后陛下深宮之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之語曰當
以救解明日請闕啓曹某專襲古人告君語極言國
家孤危之勢非慢語也 上竟不問 鯫鯖瑣語
沖齋權忠定公橃字仲虛安東人平日立朝無表表
可稱者及乙巳之變危言抗疏使注書柳景深書啓

柳臨紙輒裁斷言辭之過當處撥擧脊吡之景深徐
言曰茅侯書畢覽之不須徑怒書畢一讀啓辭適中
又無斧鑿痕乃入啓天威方震遂遠竄時人始服權
之忠節而奇景深之敏達 鷲城雜說

金鶴峯誠一字士純義城人剛直敢言宋判書麒壽
以特進官詣經筵其子應溉以玉堂應洞以注書入
侍講畢語及乙巳事宋公泣陳其寃枉之狀悲動左
右金誠一亦以正言在筵進曰祺壽在乙巳間附會
權奸至錄僞勳享其富貴二十餘年及今 聖明在
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其寃欲覇公論之

尹國馨

金誠一

名真小人情狀也棋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聞者縮頸公辭氣自如 涪溪記聞

尹判書國馨字粹夫坡平人乙未年八爲都憲啓曰壬辰之亂 宗社幾亡賊據南土國勢危急請去尊號以慰人心 上將從之大臣持不可公不安於朝辭遞後坐事罷不敘者十年 涪溪記聞

宣廟一日問侍臣予可比古何主鄭以周對曰堯舜之主也金誠一曰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桀紂 上曰堯舜桀紂若是班乎對曰 聖質高明爲堯舜不難而有自聖拒諫之病拒諫自聖桀紂所以亡也 上

色變徙倚龍床左右震惧柳成龍進曰堯舜之比引君之辭桀紂之言儆戒之意　上色霽賜酒而罷　紫海筆談

趙龍洲絅李潛窩命俊在　仁廟朝入侍　榻前極言　上過失曰　殿下於宮中某時有某事某日作某物然乎　上或遜辭以對則再三更陳　仁祖必下教服過然後始乃退史氏曰兩人固是敢言者而非　仁廟崇奬直言兩人能犯顔直諫若是耶在他時則難乎免矣　公私聞見錄

謹愼

南在

安垾

龜亭南忠景公在字敬之宜寧人好酒多大略然謹
言語未嘗少失好與客着碁終日不倦人問其故答
曰生人有氣必有言語有語則不及朝廷者鮮矣終
日着碁可以避言譁矣人服其謹愼 秋江冷話

安公垾大家世甚寒微而性淳謹不與人較有女入
宮爲 中宗大王後宮是爲昌嬪自是持身愈益謙
謹雖隣居小兒到門詰責只引過遜謝而已一未嘗
發忿悢之辭及嬪生 王子女遂杜門不出恐人或
以王子外祖家稱之昌嬪次子德興大院君寔生我
宣祖大王入承大統安公處地尤尊貴而不變賤

時之心身不着細叚晩以老病失明 宣祖欲榮其身擬以尙方所進貂裘賜之而恐違雅志使人試之曰 主上方製貂裘必以賜公旣賜之後公不敢不着安公曰我是賤人着貂裘死罪違 上命亦死罪等死無寧安分而死 上知其意不可奪命家人稱爲兒狗皮以進之安公以手摩之曰尙方狗有別種乎毛之柔細何至此也爲加於身 宣廟之於安公乃外曾孫而不過厚其衣食而已未嘗加一命之官盖不敢官私人也 孝宗朝追贈右議政公私聞見錄

古人以父子嬉戲爲不祥眞格言也朴判書忠元之

子啓賢亦為判書皆以一時名卿父子相戲至樂融融朴公年踰七十子判書先逝朴公痛傷沉痼數年後繼卒鄭監司孝成之子百昌亦為京圻監司每相調戲諧笑怡悦子監司先逝鄭公時年七十六悲哀喪性令為癈疾之人雖係命道之脩短亦由天道悪盈造物多猜也洪政丞彦弼之子政丞暹時為判書洪公家法甚嚴判書非着表衣則不敢入謁判書常乘軺軒大夫人喜深言於政丞政丞瞿然即招判書嚴責曰吾方居相位汝今又為判書恒懼盛滿汝何敢晏然乘軺耶非一家之福也因使判書乘軺周匝

於庭中判書惶恐更不敢乘軺其謹慎如此政丞享年七十四判書後三為領相享年八十二文獻傳家世稱賢相是知父子之間孝敬為先冠冕之家謹慎為主也 竹窓閑話

金慕齋安國退居驪州其弟思齋正國在長湍每以輕棹就謁焉慕齋曰吾輩已老餘日無多何不移家此傍朝夕相對也思齋曰兩家各有婦女偏塞之人安能如吾輩之友愛乎弟欲見兄則弟來兄欲見弟則兄來此終始之道也竊謂慕齋之言出於天理之純而思齋之言不無私意之雜矣

安玹

安文僖公玹字仲珍順興人晦軒裕之後而貞愍公瑭之族孫也忠清謹慎布衣悪食以守平生及病腫醫言當取蚯蚓汁調之公止之曰方春萬物生生彼雖微物豈可以爲吾病而殺有命耶 鯸鯖瑣語

金時讓

荷潭金判書時讓字 安東人愋甲之侄中資方慶之後也嘗謫鍾城納北關妓放還時携来生男使屬正兵歲納身布人曰宰相之子法不當充軍而自屬納布何也荷潭曰北妓之不離本土國法也我犯法而携来又從而産子心常不安故繫之軍籍而納布所以贖吾罪也聞者歎服 公私聞見錄

李尚毅

申翊全

少陵李二相尚毅字而遠驪興人敬憲公繼孫之五世孫也兒時性甚輕率坐不耐久言輙妄發父兄憂之頗有責言李公佩小鈴以自戒每聞鈴聲猛加警惕出入坐臥未嘗舍鈴令日減一分明日減一分及至中年之後以太緩見譏於人而渾然天性無一毫作成之態後人之戒輕薄子弟者必舉李公以為則

公私聞見錄

孝廟朝辛卯趙貴人之獄金自點以相臣連姻闔家就戮而申叅判翊全亦與之連姻故其家朝夕待禍搢紳大夫及輿儓下賤一口誦曰申公善人也必不

李浣

作過於宮中矣獄竟果無一毫之累申公之謹慎人
豈易及
丙子年間 莊烈趙大妃疾瘳後同 顯廟幸後苑
大妃召諸公子授壺射的使其魁者乘馬居末者
挾鞍籠呼唱前導樂善君潚居末大聲呼唱作辟除
狀少無幾微見於色又樂善所眄婢隨其夫人入宮
上欲資 大妃一笑使樂善負之以行樂善負之
甚謹汗流滴地不聞命不敢舍人知其必能保全終
始矣果令終得年五十五 公私聞見錄
李相國浣字清之家在東部駱峯下而麟坪大君家

洪允成

亦在同里李公及拜大將悤悤移家於安國坊曰將兵之臣不可一日與　王子同隣聞者莫不深服其言 公私聞見錄

勤儉

洪威平公允成字子信懷德人性勤儉雖貴爲首相而種蔬殖貨無不致意其視去織拔葵不無可愧而比之玩歲愒日爲有愈焉嘗路過二小民圍碁公駐馬問之曰爲此有何事衣出於此乎食出於此乎如汝小人當日夜勤勞以食其力而爲此無益之戲何也必此可食故也叱令食碁子 青坡劇談

金安國

柳廷亮

金慕齋安國以判書罷歸驪興又號恩逸性情勤儉詳密躬執鄙事如監穫麥禾不使一穗遺野一粒遺場畚杵則碎米細糠並収蔵之以賑春飢嘗曰天之生物莫非有用暴殄不祥也人或譏之公笑曰聖人心細 圃樵雜録

全昌尉柳公廷亮有才幹預料物之貴賤指教家僮貿遷穫利積財米布以恤親族之窮乏者日給廩餼且助婚喪待以擧火者幾七十餘家其殖利非爲家也而人有訾之者盖不能詳知而然矣論人其可易乎 公私聞見録

朴元亨

賞譽

鶴川尹文度公淮字清卿茂松人桐軒紹宗之子栗亭澤之曾孫也文章冠世 世宗朝獨對經幄然性喜酒過量一日在家泥醉大臥 世宗遣中使急召左右扶起上馬宿醉未醒人皆惧之及至 上前從容敷對略無醉色 上命草宣制揮翰如飛皆合睿旨上曰真天才也時人語曰文星酒星聚精生此一賢也 筆苑雜記

朴文憲公元亨明達事體諳練典故中原使臣陳鑑高閏張寧陳嘉猷之来公皆爲儐周旋交際咸中其

鄭光弼

宜張天使寧嘗語公曰如子之才生於春秋之世當不在叔向子產之下矣 筆苑雜記

鄭相國光弼宏厚有量李相克均一見以公輔期之時開史局李公爲摠裁官鄭公官總學正擢授都廳之任一委編摩燕山時謫牙山尋又拿來衆在叵測親舊涕泣送餞忽有以廢立事來告者座中皆歡呼失次鄭公夷然曰此乃 宗社計也仍却肉楪曰未知故主生死也見者歎服成相希顔嘗曰百申用漑不能當一鄭光弼薦之代爲相 東閣雜記

梁應鼎

梁松川應鼎字君燮濟州人彭孫之子也氣盖一世

見人少許可見金河西麟厚不覺屈膝敬承其謦欬莫敢出一言既退嗟歎彌日曰厚之今之顔子也 巳人識小錄

羅長吟亭湜字正源安定人有詩趣往往逼盛唐申企齋光漢鄭湖陰士龍諸老會于人家方詠晝簇沉吟未就長吟乘醉而至奪筆欲書簇上主人欲止之湖老曰置之長吟作二絶其一曰老猿失其群落日枯植上兀坐首不回想聽千峯響湖老大加稱賞因閣筆不賦 蛟山詩話

守愚堂崔徵君永慶字孝元和順人監司重洪之曾

孫也曾從曹南冥植遊清介絶世非其義也一毫不取事親甚孝親殁傾家以葬遂致貧窶家在城中不事交遊人無知者里中人皆稱固執之士而已楓崖安敏學相訪聽其言覺其異言於成牛溪渾曰吾里中有異人而不知也令乃相識盍往見之牛溪入城委造焉扣門良久有赤脚小婢出應入門則芳草滿庭俄而永慶出布衣破屨寒色蕭然而其容嚴重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塵態渾甚悦既退語于白休菴仁傑曰吾見某人還時不覺清風滿袖矣仁傑大驚異之自是名播士林間石潭日記

鄭仁弘

柳塗

鄭仁弘之為掌令也以風裁整物百僚振肅至於市中商賈皆不敢以某物見於外有一武夫自鄉入京謂人曰鄭仁弘掌令其狀如何其威稜遠播外方如兵水使守令輩莫不恐懼戒慎真大丈夫也李栗谷珥聞之笑曰德遠(仁弘字)作憲官人多忌嫉而此武夫乃敢稱譽是丈夫也但仁弘氣輕而量狹珥每貽書勸戒仁弘疑珥過柔謂安敏學曰叔獻非剛毅做事底人敏學告珥珥笑曰我當為德遠之韋德遠當為我之絃我與德遠合宜不做事乎(石潭日記)

柳斯文塗有詩才少時遊戲青樓嘗以一絕書娼家

壁上曰半世青樓食熏天積謗喧狂心猶未已白馬又黃昏一日鰲溪李相公山海自宴所醉歸勢未能及于家借道傍人舍而止歇即娼家也旣醒見壁上題而大驚逢人輙及之滿城一時傳誦霽湖詩話

趙相國師錫嘗與人言曰吾與慶叅判家少同場屋其文非近來儒士比也人稍解文字則皆有驕矜色而慶公終身謙讓恒若不識字者吾則以為芧一人物矣人有以趙公言語柳左相尚運柳曰吾亦以為然